初潭集

刘云容膝之外皆贅矣此亦痴人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一縱君

吳王闔廬秋冬至城中春夏至城外旦食䱹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

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
錦閣上燒荃蘼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
梁孝王好營宮室作曜華之宮築菟園園有百靈
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有鶴
洲鳧渚其宮觀相連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
獸畢備靈帝起裸遊館千間環臨渠水蓮長一丈
大如車蓋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粧解上衣
著内服或共裸浴以西域所貢茵墀香煑湯餘汁
入渠號流香渠裸遊館釆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

繞砌周流澄徹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奏招商之曲以來涼風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秋萬歲嘉難踰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巖谷

煬帝觀書處牕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閃電牕

唐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甎泥以石粉貯三辰酒

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

二佾臣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

郭況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

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

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唯婁護傳食五侯間

各得其懽心五侯競致奇膳護皆合以爲鯖故世

稱五侯鯖

是何言與

刘云放恣洒尔假手孫秀晚矣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石崇）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悰求扁米䊤虞獻䊤及雜肴數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

雋云晉史贊曰遲欲牛心衎情馬埒惜武子也

一方而已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代之旣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一作金埒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

旣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竹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舊制鴆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旣惋惜又以爲嫉巳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縈金爲鳳凰釵有所召

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虀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

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駃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衛倫過玄晏言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玄晏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取糧糗以嘗玄曰秦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糅以杏汁李柰將發又糅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問關中之味

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其言或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著符子數十篇

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遊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譏焉安殊不以屑意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五井金罐以

焦云我亦恨我之不見琛

金五色績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至波斯國求得千里馬號追風赤次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又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

爾朱文略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

焦云此等奢華可助寒酸一爵

麗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寳物以邀之文略敝衣而往從奴五千人皆駿馬侯服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縣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飄雲表不復似塵世人也

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賔旣集一堂寂無所有俄而左右報云香發卽捲簾異香自内出薰郁滿座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

十輩皆衣白首飾衣領皆牡丹一伎首戴照殿紅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黄黄花則衣紅如是十輩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魚弘嘗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

刘云宋季雅其慮深矣究竟誰能買鄰

輕塵棲弱草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後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絶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之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千萬買鄰更不須百萬買宅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遞

德裕平泉莊盡備遠方異物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

黃朱砂煎汁爲之三煎卽去其滓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而設紫綃帳於其中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段文昌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珍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凡閱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又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韋陟中厨香味錯雜人入其中飽飫而出語曰人

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厨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烏羽擇米每庖中所棄其值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

金陵諸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鐺有七妙虀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研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麪可穿結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三貌臣

陸閎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

何晏

裴楷

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

世人象重

簡文

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魏元陽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暁霞舉

謝景滌年二十爲太子舍人意氣閒雅瞻視聰明
梁武帝常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
阮韜何偃爲一雙唐人詩云仍王謝並風貌阮何
雙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廹使步愍孫雅步如
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閒遠
舉止抑揚王目之不覺内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

行粲卽下席從容而出

以上皆貌臣夫暴君縱君一也但有強弱之差耳強而暴弱而縱豈宜在民上也然此等皆有過人之資非昏庸之主可比若以倖臣而事縱君真可謂咸有一德矣豈不好咲雖然彼其日夜營營唯貌恭以取容又豈倖臣之所屑耶故称貌臣貌臣無人氣矣

四譎主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士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

如何至今尚知

子甘酸可解渴軍士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之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

曹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足之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

操自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

刘云設紹不能脫擒將竟爲好人矣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莫敢近者

袁紹曾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着魏武曰後來必高因貼臥牀上劍至果高

魏武袁紹少時共爲俠見人新婚潛入園中呌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出復大呼云偷兒在此紹惶迫自擲遂以俱免

五奸臣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恐君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逐之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始作謝玄叅軍後丁艱服

好不濟王緒
非東亭能也

除還都惟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止有戰國策

王緒數讒殷荆州於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屛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後國寶見王問曰比與仲堪屛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論也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遂息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

好不濟王懋非超宗能也

亦是適之不濟

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覔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以公吏不可超宗徑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超宗設精白鱓美鮓麞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不孝坐廢

李林甫陰賊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適之信其言爲帝道之帝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

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忠而薄適
之

盧杞忌張鎰時朱泚戍鳳翔當代杞告上曰鳳翔
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
不許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
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中外無
易卿者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

以上皆奸臣譎莫譎于魏武奸莫奸于司馬宣
王自今觀之魏武狡詐百出雖其所心腹之人

不吝假睡以要除之而司馬宣王竟奪其頷下之珠不必遺其睡也故曹公之好殺也已極而魏之子孫即反嗜於司馬司馬之嚙曹也亦可謂無遺留矣而司馬氏之子孫又即唼食于犬羊之群青衣行酒徒跣執蓋身爲天子反奴虜于鮮卑戮辱于虜廷之下也一何慘毒酷裂令人反袂掩面含羞而不忍見之歟然則天之報施善人竟何如哉吾是以知天之報施果不爽也吾又以知譎之無益奸之受禍也故作譎奸

論以垂鑒焉

六庸君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左右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不能用也宣王說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以爲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夷

射去刖跪因掬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

財欲难足必是托詞

賀司空名循其父即邵也

卿遥遥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元帝初見賀司空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

總是不急若是召幸肯中止乎

詔元皇慚愧三日不出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至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旣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孝武甚親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以爲然遂不見珣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空有荒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失問得琛此對甚喜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

刘云既忌人辭署又何心

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羣臣皆莫能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出之

七強臣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爲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荆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絶與力士闘甚苦乃得上屋上久

庾亮可殺
按庾亮不從
王導之言而

許而死

謝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遲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蘇峻字子高少有才學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悅以

徵蘊峻也

以討王敦有功封侯遷歷陽太守後峻外營將表有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項之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太宰司馬晞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嘆曰既為忠臣不

一強一弱忠孝何干桓公再翻益以見妙

得爲孝子如何初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棄官去後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王珣郗超並爲溫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多鬚珣短小故荊州爲之語曰䫇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玄時事形巳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

梁王安在哉

平論

誠然誠然

李温陵曰臣之強強於主之庸耳苟不強則不免爲舐痔之臣所讒而爲弱人所食噉矣死卽死而噉卽噉可也目又安得瞑也是以不得已於強也顏魯公唯弗強也卒以八十之年使死於讒李懷光唯不得已於強也卒以入赴王室之難而遂反於讒皆千載令人痛恨者甚矣主之庸可畏也然則所謂強臣者正英主之所爲能臣唯恐其禮待之不優者也喬玄之言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賊吾以是觀之使老瞞

老曾得此當于九京之下且涕且歟

烏盡弓藏何止王謝可勝嘆恨哉

不遭漢獻豈少一匡之勳歟設遇龍顏則三傑矣奈之何舐痔固寵者專用一切附巳之人目事譏毀驅天下之能臣而盡入於奸賊也敦之答王導曰不聽吾言幾致滅族夫晉元帝其初蓋奴虜不盡之瑯琊耳非王導無以有江左至明也一有江左卽以刁協爲腹心而欲滅王氏何耶晉孝武亦幼冲之主也非謝安出東山則桓温之逆謀其遂必矣後乃代温位而居其任故能却百萬之師殺符融而降符朗也旣幸無

是絶識亦是快論

事而道子之讒遂行又何邪安唯恐不免於讒賊之口也盡室以行步丘是避造泯海之裝於廣陵之下欲由此還東矣乃未就而疾作傷哉於是桓玄簒位劉裕代晉強者終能自強而不敢強者終岌岌以死也夫天下強國之臣能強人之國而終身不謀自強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是以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強臣也故言強臣而必先之庸君也

好絶了

千古所罵為奸逆者皆英略蓋世之雄也幾遭逼迫鮮克有終至於心受罵而無可自白非臣負君〻負臣耳讀此應知積恨一消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終

焦云伯樂一顧薊北群空師匠運斤輪囷无弃才吾于銓曹独見一韓滉好功曹好門下椽老好太守也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一銓選諸臣

鍾離意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太守歐陽歙署郅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曰西都督郵繇延稟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

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歆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歆意少解曰實歆罪也敬受觥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壹獨長揖逢令讓之壹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恠哉逢即斂衽下執

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士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分坐河南尹羊陟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陟遂與談至曛夕乃去執壹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餻祠我未幾狀元及第

鍾季明爲郡功曹時陳太丘爲西門亭長太丘少

鍾十七歲鍾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當辭去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可用

河南尹田歆有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爾可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遥見种暠遂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曰當在山澤近洛陽史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暠遂舉孝廉

小黃門高望得幸於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

常士即常有矣何勞求得之

爲孝廉益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盧毓爲吏部魏文帝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至至

高宗傳説何妨中興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有名

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三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王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頼王祥邦國不

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山公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
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
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
皆如其言惟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晉諸公
贊曰山濤領選充每不得其所欲或說充宜授心
腹人爲吏部尚書叅同選舉充啟用亮濤以亮可
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

似卓老

在職果不允坐事免

山公舉嵇紹爲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絶於時名士傳曰咸字仲容籍兄子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七賢論曰濤之舉咸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

宜用

淸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部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於是太傅遂委仗之

蔡充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陸機薦戴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

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卽辟淵

郭訥字敬言初仕吳爲蒸陽令入晉久不進庠陞機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也

李弘度嘗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

王坦之

志百里不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本遂授剡縣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呼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乃更酌與王王飲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戸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

王中郎年少時江虨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說着了王珣自宜用

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

蘇子高事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亂離

太狠了点說得是也

之後百姓凋敝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床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遂拂衣去

陶侃少有遠槩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叅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

顧和始爲楊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

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覔蝨夷然不動周旣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旣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叅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遥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眞長

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眞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巳不必有人所應無巳不必無眞海岱清士

悅子佳乱

高崧自謂極得意語孰知只竊得謝公一咲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家居臨海住兄侍中墓下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何尚之在選日有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顔延之在坐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爲名言

李寋有才能嘗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

說浮是

守及賜錢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
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
忿之免密官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在選任巳獨
行帝遺人語陸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叅懐陸
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若謂
不堪即當去矣
韓朝宗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
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

嗚呼若韓滉當無遺才矣

此是他長

浩然會友生遂忘其約或曰子已許韓不可爽也浩然曰僕已飲矣曾可柰何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氣節而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逹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廷自

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人

至言至言天下未有王矛能而無過者然公爲將帥愛人取才如此後居相位却不然反矜矜好名何耶以此見相臣之難也

孫夢得爲中丞日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與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果以風力著名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終

集云寛嚴繁簡各有所長汲太守独以高卧得之信乎有治人無治法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

君臣七

一牧民諸臣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薄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

劉云以峻法行寬仁所謂水易入而火难犯也否則中商可鑒矣

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閼于

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矣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

而師之間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

西門豹爲鄴令淸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

焦云烹阿封即墨千古已一君請璽復納璽千古止一豹

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文帝以廬江文翁為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

妙絕古今

十八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麟萃蜀學比於齊魯秦宓傳云文翁遣相如來授七經還教吏民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大才可用也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有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貽之曰昔韓盧之取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自滿從事白請留縣録見諸自言者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敎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

大有幹局人

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
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後博訪問果老從
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
斫府功曹受賄白除禁調守尉博聞之以他事召
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得叩
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耻
拔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
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

目禁晨夜發起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
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
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
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
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
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
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
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曰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

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馮立居職公廉與野王相代爲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祝良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

雖然爭柰道
李託名何

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
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
持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童恢爲不其令邑人爲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
虎恢祝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狠當食六畜而
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
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卽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
自蜀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

曰劉季陵淸高士公卿多舉之者畜知其激巳對
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賔而知善不薦聞惡無
言隱情惜巳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
賢而畜逹之違道失節之士而畜糾之使明府賞
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
彌厚

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
怪問主簿黄國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象鹿明
府其爲相乎

太守即将也

刺史即将也

真清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黃巾賊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冰丸投河中賊遂潰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不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

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穢汙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蘇瓊爲淸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常得守令爲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靑

云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魏裴潛爲兖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任留挂柱間

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云去時

無一物東壁挂胡牀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而顏色

無異文舉刑之有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乃盜鄰

家麥以進母文舉特加賞焉又教高密令曰志士

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乎

即饋豆三斛

焦云批

賀太傅作吳郡吳中諸強族輕之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陸抗時為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時吳興沈充為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

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因遙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酬宴言色無異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珉代之故時

焦云自信不貪金併不貪名否心地未净泉原自灵

人目爲大小王令

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多修爲家之具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水香一片隱之

見之卽投於湖亭之水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淸儉逼下惟老母極膳妻子並食葱菜或笑之以爲身處膏腴不能自潤君魚旣立節太守梁統深相敬待常出迎至大門引入見母不敢以

官屬之禮禮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故遠相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又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

刘云圣凡之别只在分寸

王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
令歸家
陶公性檢厲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官用
竹皆令錄厚頭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
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
超兩階用之常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
至於凡俗當惜分陰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
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
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

寛大之餘必有苛察淸簡之後同宜有遐也

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幷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

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

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爲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眞盜耳卽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人稱神宰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

焦云至言

且美也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詰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荅曰無他也惟勤而

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

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卽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家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櫓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

妙ゝ至妙

刘云居官者三復此言

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崔鄲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也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

世有以左手執匕而以右執筆者當如之何

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爲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太守即将也

王秀之爲晉平期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乃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尅共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此人可大用

李叔堅家有犬人行家人言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以走家益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叔堅云兒婢在田中狗助畜火可以不煩鄉里矣數日狗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吳仲庶守金陵夢三舉子求哀曰若不垂祐明當爲煨燼矣詰旦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爲灰公悟敕寺僧加護焉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

王臺卿庾仲容皆盛有蓄積雍州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後以示恪恪大慚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陸昭符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敢以鴻都

之事仰累清風乎

孫何好古文爲轉運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劉澄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横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又有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人謂之水淫

臨海太守阮長之阮裕之孫也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

妙

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
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玄宗嘗賜酺三日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
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
嚴安之爲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
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逆使至公
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
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

亦是一番

妙人妙人

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趙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嫗聚菴誦經一嫗失其衣告訴於前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遶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宰即將也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黃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報寇至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役携竹籮木桶沿市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給其直負之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潭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蘆簾

實以脂卷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
白日
以上皆牧民諸臣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終

焦云孫子曰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善將者貴在屈人之兵而非戰何不發取頭史之妄也如此

初潭集卷之二十八

君臣八

一將臣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巳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獻白雉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却楚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爲

焦云不取頭乃取其心矣武侯七縱孟獲亦此意

腐甚中必有故也

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將大駭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使何也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下之吾可以弗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

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齊景公渡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
於是拔劒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
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涌而
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
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
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
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

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傳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李廣與兄弟獵于宜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卽殪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辱之也今人作虎枕自廣始

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
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
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袁紹崔豹之徒
雖爲將帥猶著縑巾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
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曰兄代公瑾旣難爲繼且
與關羽對斯人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膽

氣頗自負好凌人宜有以待之因客爲肅陳三策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官軍刀劍不得拔弓矢皆還自向賀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能禁吾刃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棓山越恃其善禁了不設備于是官軍以白棓擊之禁者果不得行所殺萬計

樊伷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吳潘濬請以五千兵往擒之曰伷是南陽舊姓頗弄唇吻而實

焦云陳寿尊
魏曰朝廷曰
我師李密稱
蜀曰僞朝皆
為操欺也

無才畧昔爲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諸葛亮之次渭濵運糧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而擁大軍禦侮于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故秣馬坐甲每見軍威亮數挑戰或遺巾幗婦人之飾欲以激怒我師冀獲曹咎之利於是師馬奮怒將出應敵辛毗仗節中門立軍不得出乃止將士見者益加勇鋭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畧深長皆此類也

桓温雄氣周
馥異眼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潯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從征枋頭車騎冲沒陳左右莫敢先救宣武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遂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徑致冲還莫有抗者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

庚翼

未尽然

庚穉恭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已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叅佐陳其旌甲親授孤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有經緯大畧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

桓公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籍累

葉且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
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
叫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
凶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
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
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興廢
豈必皆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

君頗聞劉是財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王大將軍年少時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意色殊惡自言知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鎚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

能餓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飆撾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魯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

不作負恩生
索勱字彦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髮冐堤勱厲聲曰王導建節河隄不溢王覇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讙吽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廻減胡人稱神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

焦云宇文忻柴紹兵法所謂多方誘之之計

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舍之而過穆遂以馬授泰而還

宇文欣追尉遲迥於鄴不利時士庶觀者數萬人忻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迥大敗

吐谷渾與黨項寇邊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

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遂潰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不問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熲爲元帥伐陳熲謂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

刘云霍光不李趙普論語敬兒好李未晚也

令我有道而大被無德而小席捲之勢事在不疑矣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呼爲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故以爲戲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閣勲敬兒始不識書爲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妾侍窺笑焉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束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

刘云此人甚奇

負之循城而行軍適已二日

後周韓杲破稽胡散其稽落稽胡號爲著翅人文帝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曰今日立功之秋也惟孝不答扣而問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特地宴之仲宣樓酒酣言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吾將安歸惟孝躍然答曰從公所命乃請三十幅名帖以往不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至墨

焦云孫子用閒有五反閒最難

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
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
時鼎灃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
人數戰俱捷江上平乃解去
紹興中統制酈瓊縛節制呂祉歸劉豫魏公方宴
報忽至滿坐失色公不動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
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虜得
書果疑分頴瓊衆因苦之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葵每聞警

張忠献名浚

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輙深入諸將惟恐失制置子
盡死救之以此獲捷一日方行犒賞軍士憤其薄
葵時年十三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
軍士遂定人服其機警
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
東野爲守將聞有赦令疑之走白張公公曰亟遣
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及發視
乃明受僞詔也湯告公曰是可宣乎公曰事已至
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今便

發庫錢示行賞之意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輒登散金帛如郊賚時可矣於是人情畧定乃决大計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甲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恐瓊覺遽取黃紙執之趨前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即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而使光世出

蕉云尊朝廷也

撫其衆數夐在圍城中附虜脇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夐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隷他軍項刻而定夐伏誅

二相臣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宰相方至列燭至數百炬謂之火城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望故以相與祥臨薨復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劉云此声諶比屈軼宜称鼓瑞

朱博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

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又車胤博學多聞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胤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

部尚書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
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
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
之嘆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玉
曰眞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淡處故當不如爾

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

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之又公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公者公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公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價增數倍夫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一朝上之愛憎可不愼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路巖佐崔鉉爲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旣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上嘗問獄敬弘不對上問左右何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

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緑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緬美之

楊愔謂元文遥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退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捷卿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語賓從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

焦云崇大奸說大貪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

姚崇張説同爲宰相不相能崇病誡其子曰張丞相爲人奢侈好服玩吾没後汝具陳平生服玩寳帶重器於前張若顧即録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録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復來徵文當引視鐫石告以聞上可也崇没張來弔如之崇家悉如崇誡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却後

數日果遣取本以文未周密爲辭姚氏子引覘石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張嘆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吾今日乃知才之不及遠矣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邪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憂也因前奏張說罪狀上曰卿出即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搆也有教授生通其侍婢說怒將付獄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爲宰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何靳一女婢也說奇其言即以侍兒與生生一

刘云南華是僻庭筠是腐令狐是傲

跳跡去旬月餘忽來言某感公之德聞公爲姚相所搆外獄將具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說因歷指所寶之物生云此未足以解公之難也說忽曰近有鷄林郡夜明簾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情懇手扎數行乘夜入見九公主明旦公主爲上言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報罷

令狐綯以舊事訪温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願相公燮理之暇萁一覽古綯怒奏庭

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轗軻終身
令狐綯在翰林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
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初潭集卷之二十八 終

焦云宰相以
舉賢爲賢者
也賢則必才
矣尒子推乎
津侯可法也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

君臣九

一賢相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犫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宫而不止士尹池問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經吾宫也

仕宦情熟

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愽可以免於患矣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

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公孫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盖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相乃開東閣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

丞相非高正是着数

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固辭帝引之彌苦王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何以稍嚴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温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是江左營建始爾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

說着了

滅山陵夷毀之酷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

王導知人

第一美政品
少人解

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何次道庾季堅並爲元府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乃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氷之功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帝有慚色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

刘云王公之技専在方言

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咲四坐並懽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踈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丞相爲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安石知音數
羨可人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閒事

丞相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嘆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

遺愛何足道正為江左立根基耳

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提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畧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

白母是其奇異　東山片言析獄　妬極

棋局曰何乃渹劉記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阮光祿聞何次道爲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常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即不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房玄齡校讐秘書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爲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王荆公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况賢輩

二才相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牙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

焦云一練易一金朝廷安用小度支好蕭何枝止此

復存之其名實美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欲以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鑒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覲

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
知其意每引作他語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翹須
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
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
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氷衿而出不得一言
元帝欲舍明帝立簡文時咸謂舍長立少於理非
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
苦爭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慮諸
公不奉詔於是先與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

刘云帝与王公契同反挽此而不言誰當言者

王導字茂弘

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黄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乃慨然嘆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瑯琊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問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爲瑯琊王

焦云真宰相才戾太子不能不恨江充矣

孔覬醉日賞多及醒判決未嘗有壅衆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醉醒

斛律光聞瑯琊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瑯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而謂之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而前爲之請

真可賞

于帝曰瑯琊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
復然願寬其罪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所司理之
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勃然逼
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
食亦知天下有累年覊旅未得食者乎昉遽命案
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
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

焦云始用青苗錢于蔵金亞斬自古取民無如宋者割肉飼虎殷

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眞宗不豫李廸與宰執祈禳宿内殿時人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以問疾留中不出執政患之偶有金盂貯熟水廸問是王所需乃密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王見水大驚疑有毒即上馬去

秦檜當國民間乏見錢貨壅莫售京尹曹泳白檜檜即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進入盡廢

鑒昭然

見錢不用富貴聞之大窘盡輦窖藏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終

真切至到非道學好名所知

初潭集卷之三十

君臣十

一廉勤相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爭取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

刘云徐勉之名与犬並存

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巳者不如巳之自爲也

高僕射頴每卧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天明則紀録入朝行之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嘗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者勉正色曰今夕正

焦云仕途原是畏途不得不慎慎而過礼君子戒之

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二畏慎相

孔光沐日歸休終日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嘿不應張九齡云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

宋齊丘嘗參秘畫先主爲于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爐七著兩人終日畫灰爲字旋即平之

周捨豫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

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絶竟不漏泄機事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

盧邁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皆決于陸贄唯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平生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咲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

刘云相慶

可憐

何堪

呂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筯常醉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則天時宰相楊再思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旱潦閉坊市南門以禳之故也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

相再思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恭愼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初潭集卷之三十　終

跋

盖世說撰自臨川王而元美兄弟獨珍秘之以為枕中鴻寶已而梓之以公於世會論學士大夫長裾青衿爭相賞玩而稍知風雅藝林之一班者莫不戶搆而家習焉一時紙價為增十倍嗣是而有焦氏類林何氏語林出而與世說相頡頏夫世說起自漢末以至魏晉二林始自羲軒以迄勝國猶不較臨川

為倫也然漢以前之人猶多質實而言亦少文致晉以後之人率多矯踰而亦鮮風流故覆世說而覽二林差亦足強人意有如先世說而後閱二林短左不全寡韻長者不無寡涵讀者如覺嚼蠟卓吾先生以為類林世說千載不同時而碎金宛然手神若一恐未必其然也茲卓吾先生以類林合世說而成補渾集不獨倫而且廣亦復以其慧鋒玄鍔抉

為風流調咲之評令觀者神暢而心躍真所謂令之則雙美矣詞約而盡言微而滅今又益以兩名家之品概視夙昔尤為偉觀誠千古不刊之物也倘不得善本傳之大都通邑藏之名山不幾大負李先生以游戲三昧之旨提撕一世之微意乎哉諸從子剞事告竣索跋於余余曰此真善本也此真有功於李氏者也

西吳後學閔宗尼謹跋